

二姐的书和她书中的战友们

□傅天琳

金秋十月，二姐佩戴着由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，神采奕奕。

也就是在去年，当年过八旬的二姐在电话里说她要写书时，我的第一反应是：焦虑。

一个老人，从未写过什么，要将散落的往事一个字一个字聚集起来固定于纸上，那些回忆、取舍、构思、布局、择字、行文，样样不容易啊！写的同时，还相当于从老年到青年到童年去揭开一层一层时光，让本已治愈的伤口重新露出血、肉和神经，那会是怎样痛楚的心情！

二姐患有高血压，收缩压动不动就160，如果因为打腹稿一夜一夜睡不着，血压升得更高，怎么办？

同时，我又知道二姐一生的光荣、幸福和苦难是何其瑰丽的一幅画卷。一个14岁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、18岁就腰伤残疾的小文工团员，至今腰部留着一尺长的伤疤。

不久，我去加拿大了。

当我穿行于北美落基山脉的森林湖泊冰川之中逍遥自在的时候，二姐在她成都的家中，奋笔疾书。她空调不能开，电扇不能吹，长袖不能脱，由于坐得太久腰痛会复发，她穿上

跟了她几十年的钢背心。这时如果有人闯进去，看到的会是一个银发闪耀，大汗淋漓，身披盔甲，老眼昏花而炯炯有神的征战沙场的余太君！

仅仅一个九月，二姐用光了10支笔，完成了10万字。

我在信箱里一口气读完这些文字，十分意外，完全不像是处女作。品格如此高远，情感如此充沛，文笔如此美妙，用词如此精准。二姐顺着年代由远及近，几十年岁月娓娓道来，一页一页浸透真情。

这是醇酒啊！一罐窖藏了几十年的酒，早已滤掉了一切杂质，呈现出来的只有清澈、纯粹和弥漫四野的芬芳。

我只能对两个侄儿说，你们的妈妈太了不起了！

比如一段写上甘岭的：

忽然，我感到有一股热热的、黏糊糊的液体从体内流出，一摸，啊，是血！我受伤了？炮弹并未伤到我呀！是爬山时被乱石荆棘刺破了？也不是。在战场上流血是常事，我并不害怕，只是惊悚地弄不明白。

这时秀芬轻声对我说：“小傅，你成大姑娘了。”她找来报纸，压缩干粮的包装纸，一个男战士“哗——”地撕开军衣裤交给秀芬。

啊，我的“青春”就这样来临！

这只是随意剪取的一段，读得我心尖尖都在发颤。

原本准备在二姐的稿页上大动干戈的我，除了把通篇的“付”改为“傅”，几乎没有找到下笔的地方。

二姐的新书《我的宣叙调》面世那天，她一大早起来，过节一样，准备好糖果点心。那是一群特殊客人，从新繁来的战友，出现在她书里的A、B、C、D。这群缺胳膊少腿的英雄，他们用歌声追忆青春，用歌声庆祝自己的战友、一个耄耋老人的处女作出版。

成都往西北40里，再8里，便是新繁县龙藏寺，全称四川省残疾人休养院。这里环境优美、设施完善、照顾周到，二姐在这里住了30余年。

让我掀开围墙上空的绿烟回到记忆：那是白果树、香樟树、桉树、柏树、槭树、楠树，草深及踝，树木如拱。我曾顺着纵横其间的小溪去散步，看水清清，见得石子和游鱼，望天青青，见得成百只白头黄鸟与白鹤衔草筑巢；忽一阵降落的噪声，那是鱼鹰在水中抓鱼。

这里住着的残疾军人，大多数都是在抗美援朝战场受伤的英雄，医生、护士尽心尽力照顾他们。我见过的礼堂都是座椅满满的，只有

这里的礼堂，将前面大片空间留给了这些重残、特残、瘫痪、截肢断臂摇着轮椅的军人。也许其中一些重残病人已经不能听到、看到、感受到什么了，但休养院还是一次也不会忘记他们。

1962年我在这个礼堂看过演出。那个誉满全国从东演到西从北演到南的四川省残疾人演出队，那些被电影称为“最坚强的人”，《我们的心永远忠于党》是下肢瘫痪的特等残废军人刘渝生作的，是由双手截肢的张家琛朗诵的，他举起光秃秃的右臂像宣誓一股——当年，那是怎样地激荡着一颗少先队员的心啊！

战场上我们用刺刀臂过敌人，

残废了我们仍是无畏的士兵！

接着，我看见张家琛将扇子绑在右臂上，跳《花儿与少年》。

全身有70%的部位被凝固汽油弹烧伤的涂伯毅，他又跳舞，又唱歌，又是指挥，又是后台，又是灯光。他浑身有用不完的聪明才智与活力，周总理曾握着他的手说：你是人民的艺术家。

那个左手截除、一目失明的易如元，他怎么吹笛子吹得那样好？

谁见过这样的口琴合奏：6个人才一只手！

【文艺评论】

一曲脱贫的颂歌——评报告文学《难忘是下庄》



□李显福

最近几年，不断读到各种媒体对于坚韧不拔改变自己生存环境的下庄人的报道，唯有《重庆日报》10月18日“两江潮”发表的黎延奎《难忘是下庄》，令我感佩、击节。

在这篇近7000字的报告文学里，既有让人胆颤心惊、血脉偾张的场景，又有引人入胜、一探究竟的情节。质朴的文字冷峻地描摹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，彰显了下庄人为了改变贫困命运、矢志不渝的精神。通过这些情节和人物交错展现出时空变幻的场景，供读者联想、咀嚼，从而受到启迪、感染。

通篇文章，作者像一个写意大师浓抹淡写，又像一个工笔专家精雕细凿，不管是对下庄的地域地貌、村民艰苦的生活，还是危险的施工现场、开拓者牺牲后的前赴后继，都严格遵循报告文学的规律，以事实为依据，不夸饰、不编造。第一人称手法在该文用得恰到好处，作者作为新闻摄影记者第一次去下庄采访，“我”的见闻、体验随之展开，然后一直牵着读者的心。这些年，许多以“我”代入的报告文学或非虚构文学，作者不断写“我”，应写的主人公几乎成为陪衬，是为流弊。该文“我”在文中则只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，把下庄的地理环境、人物活动、心理状况等，像电影镜头般真实地呈现出来，使读者犹如置身其中——

在下庄，村民与外界联系的路只有两条，“当地人称的‘大路’——其实也就是一条羊肠小道，弯弯曲曲，陡峭难行”；另一条路“有的路段就‘挂’在悬崖上，全靠揪着树藤爬行。有一段特别险，曾在绝壁上，宽不足尺，下临深渊，却没有护栏、铁链，哪怕是一根绳索的防护也没有。为了能顺利通过，村里的赤脚医生专门准备了葡萄糖剂，现场敞开，一饮而尽。下庄人觉得葡萄糖是最好的稳心之物，喝了不会心慌气短。我是面贴绝壁，两手张开，抠着石缝，一点一点地挪过去的。村里人说，几乎每年都有人在那条路上丧命，连猴子都有被摔死的”。

看这样的山道，和李白笔下的“蜀道难”有什么两样？它阻遇了下庄人祖祖辈辈的出行：“村里一位90多岁的小脚老太太，16岁嫁进村，就再没出去过”“村里唯一能快速获取信息的只有老支书的一台小收音机”。村民没有见过摄像机、手机，有的甚至把作者肩扛的摄像机当成“火炮”，见到它就躲；村民招待客人的上等食物是自己家的腊肉加酱油——“酱油对这个偏远山村的人来说是个很稀罕的调料”。

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村庄，就在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，位于小三峡上游峡谷平

定河、后溪河之间。神奇的地质变化成一个巨大的天坑，四周皆峭崖绝壁，坑底最低海拔200米，坑沿最高海拔1350米，坑底约1000亩的田土，供养着90多户村民。

时间老人蹒跚的脚步走到了上世纪90年代，三百多村民不甘于再这样封闭、贫穷下去，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，拿着钢钎、铁锤，用生命向封锁祖辈的悬崖绝壁挑战。他们横下一条心，要开拓一条通向外界的大路，走出群山，掀掉千百年来压在头上的穷帽，拔掉祖辈代际相传的穷根，过上好日子！作者在着力铺陈、描摹之后，写出了提纲挈领的一句话：“下庄人既是在修筑一条通向外界的路，也是在为子孙后代寻找一条长远发展的出路。”

要奋斗就会有牺牲，下庄人不会因为前面的人牺牲了就会退缩，而是前赴后继。当开凿山壁的黄会元被头顶上的岩石砸下牺牲后，其悲痛的老父亲对党支书毛相林说：“我们这个地方怎个苦寒，受了这么多年的苦，恁个多代人都想修路，只有共产党才带领我们修这个路。我们还是要努力一把，只添一把火，我们的公路通了，就能摆脱贫困了！”

这句话代表了下庄人对修路、摘穷帽的坚韧不拔的精神。第二天一早，老支书黄会鸿就让两个儿子各自背着满满一背篋被子和粮食，到了修路工地。毛相林更是须臾不敢懈怠，尽管家里“妻子有病，女儿先天性白内障，还有一个70多岁的老母亲”，但他一心扑在修路上。家里的农活没人干，“严重弱视的女儿正吃力地摸索着去地里挖红苕，患病的妻子也在撑着干家务”，毛相林好几天都没回家，在工地上忙前忙后，和村民一起抬石头，解决现场的施工问题。为买施工物资，他把老母亲千辛万苦攒下的700元养老钱贴进去了，又把妹妹放在家里准备买家具的3000元钱挪用了。有人善意提醒他：下庄的路，靠下庄的力量是修不通的。毛相林一听急了：“我就不信这个邪！”

有了毛相林这样的带头人，有了党组织的根本保障，有了政府的支持，下庄人永不退缩，“历时7年，付出了6个人的生命代价，下庄村的公路终于修通”“不再封闭，有了电视、手机……”“路通了，影响发展的瓶颈被打破了。据此，下庄人因地制宜，发展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，日子过得越来越火红”“公路修通后村里还考上了29名大学生。”

面对下庄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作者深情地赞许：“下庄之路，是坚持党的领导，发挥党员先锋作用的示范之路。下庄之路，是奋斗拼搏，不等不靠的自强之路。”

很多年前，曲波的《林海雪原》中生活在深山老林夹皮沟的老百姓有一句“火车一开，吃穿都来”，深刻表达了交通对社会生活、经济发展的意义。

如今，下庄既是重庆市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一个典范，又何尝不是神州大地广袤的乡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一个缩影？感谢作者黎延奎给读者呈现了这个真实的样本，为奋斗的下庄人谱写了一曲深情的颂歌！



多彩篮球场——摄自北碚区体育运动公园。

秦廷富/视觉重庆

情定一碗酸辣面

□鲁燕清

上个世纪60年代，大大小小的钢铁厂如雨后春笋般在成都铺展。为了加快生产，钢铁厂四处招聘工人，当年只有十几岁的舅舅迫于生计，离开家乡四川省开县(今重庆市开州区)，和成千上万个工人一起，将青春和热血投入到成都火热的建设中。

那时的舅舅皮肤黝黑，因为常年吃不饱，个头矮小。怀揣改变生活的梦想，他不怕吃苦，脏活累活总是抢着干。不管生活多么艰难，他从来没放弃过学习，只要能找到的书，都被他翻了个遍。除了爱读书，舅舅还有一个爱好，就是特别喜欢鼓捣吃的。当时物质比较匮乏，工地供给有限，他能做的只有酸辣面。但久久为功，简单的面条也被他做出了独特的味道，成了工友们最爱的吃食。更让舅舅想不到的是，就是因为一碗酸辣面，竟开启了他新的人生。

那时，在成都郊外的工地上，还有很多支援建设的知识青年，云芳就是其中一个。那年的云芳刚刚高中毕业，大眼睛高鼻梁圆脸蛋，妥妥的美女一枚。因为她性格活泼开朗，文学功底又好，所以被安排做宣传工作。

话说那一天，云芳在工地采访时突然晕倒了。大家赶忙把她扶到了就近的工棚，弄了一碗糖开水给她喝下。得知云芳晕倒是因为没吃早饭，舅舅赶紧煮了一碗酸辣面，让女工友端给云芳。

舅舅没想到的是，第二天早晨，他刚出工棚，那个漂亮的姑娘居然站在不远处朝他挥手，见他出来忙跑过来，看样子是在等他呢。舅舅一时手足无措，莫名紧张起来。

云芳笑着说：“昨天那碗酸辣面是你做的？”舅舅忙“嗯”了一声，却不敢看云芳的眼睛。只听见云芳轻轻地说道：“味道真的很巴适，好久没吃到这么好吃的面条了，真是谢谢你了！”

舅舅仍是低着头，说：“不能不吃早饭，不然干活遭不住！”走了几步，又回过头：“你如果觉得巴适，有空可以过来吃，我经常给工友们做。”话一说完，舅舅就三步并两步逃也似地离开了。

后来，隔三差五的，云芳就会来找舅舅。舅

舅每次都会给她做一碗酸辣面，看她吃得那么香，他的心里也美美的。可是云芳来得越勤，眼里的情意越深，舅舅的心里却越来越纠结：一方面，他是打心眼儿里喜欢云芳；可另一方面，他却很自卑，觉得自己配不上这么漂亮的城里姑娘。

小伙子有了“少年维特之烦恼”，居然生病了。躺在床上的舅舅有些消沉，越想越觉得爱情无望。病好后，他下定决心不再和云芳来往，开始躲着她。

可云芳却是一个执拗的人，舅舅越是逃避，她越是三天两头来找他。

那个黄昏，微风轻拂，美丽的云霞如丝滑的彩绸，悠悠浮在天边。

云芳拦住舅舅，劈头就问：“你这是干啥子？为啥老是躲着我？”

舅舅转过头去：“你这是何苦嘛？还是不要来找我了。”

也许是这么多天来，舅舅一直的冷淡让云芳觉得心里很憋屈，姑娘不禁流下了眼泪，她忙转过身去。舅舅说：“你看我嘛，人才不好，家庭条件也不咋样，你这么好的条件，找我做啥子嘛？”

云芳一把擦去眼泪，转过身来：“我乐意！我就觉得你好，跟其他人不一样。我只问你，敢不敢跟我好？”

看着云芳那坚定的眼神，舅舅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随你吧！”

就是这句“随你吧”，云芳变成了舅舅的女朋友。再后来，两人一路闯关过卡，舅舅终于把云芳变成了我的舅妈。

婚后的日子依然艰苦，但他们却把生活过

得简单快乐。舅舅努力上进，没多久就干上了采购工作，舅妈回城也进了另一家工厂上班。每天早晨，舅舅都早早起床去买菜，然后骑着自行车送舅妈上班；下班后又赶紧回家做饭，等舅妈坐班车回来就能吃上美美的晚餐。吃完饭，两人牵着手去散步，是邻里羡慕的恩爱夫妻。

舅妈手很巧，舅舅攒钱买来一台缝纫机送给她。舅妈没事就在家做做衣服，我小时候的很多衣服都是舅妈给做的，现在我家里还保留着舅妈做的枕套，用彩线绣的丹顶鹤仍旧栩栩如生。小时候的我曾在舅舅家住过一段时间，至今仍记得这样一个场景：我和表哥在客厅玩，舅舅在厨房做好吃的，舅妈在房间里踩着缝纫机，锅碗瓢盆声和着缝纫机有节奏的踩踏声，就像一首暖心的乐曲，特别让人安心。舅舅有时会说：“看嘛，这个饭一做就丢不脱了！”舅妈笑盈盈地应道：“谁叫你做的这么好吃呢？孩子们都喜欢吃你做的饭，我最喜欢吃你做的酸辣面啦！”

其实我知道，舅舅只是说说，真不让他做，他还真不放心呢。记得有一年春节，因为舅妈单位有事，舅舅一个人回重庆老家过年。每天，舅舅都要给舅妈打电话，问她吃的啥，他就怕舅妈草草解决吃饭问题。可惜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，不然，舅舅肯定还会视频监督的。那次，舅舅在老家没呆几天，就因为不放心舅妈，急匆匆赶回成都了。

而今，舅舅舅妈都已经退休多年。老来无事，他们加入了老年骑游队，只要有空，就会到处去旅游。今年是舅舅舅妈的金婚之年。风风雨雨50年，他们一路携手走来，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，书写了一段美丽的成渝爱情佳话。

成渝走笔看双城

征文大赛

荣昌

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增长极

投稿邮箱: kjwtzx@163.com